

今年仲春,应杭城朋友之约,我来西湖边小住,几度绕着断桥徘徊,总是禁不住想起我的母亲。

断桥位于白堤东端,信步桥上,只见远山吐翠,近水微澜,柳绿花红,塔耸亭秀。“闲作步上断桥头,放眼无穷胜景收”,难怪古人有咏此佳句的感慨。

然而,20年前秋日的一个午后,我陪母亲来至西湖边时,却断然没有这么悠然的心情。

我和父母从沪乘火车抵杭,母亲带着躯体已扩散的肿瘤走不多远便觉吃力。我打了一辆出租车,只说到西湖让老人看看美景,未言具体去处,司机亦不多问,拐弯方向驶上了大道。

不知是天意所致,还是行车顺当,只听“吱”的一声刹车,“断桥到了。”司机一报地名,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:“你说哪里?断桥?”怎么停到这样一个地方?我有点言不由衷地说声“谢谢”——其实也不能怪司机。断桥让我联想起了母亲的病、母亲的命,“断桥,断桥不是不断吗?”我默默念叨,搀扶母亲下了车。

母亲倒是兴致很高,问我这里是不是白蛇娘娘与许仙相会的地方?母亲一生爱听戏,尤其豫剧,料她不止一次看过豫剧大师常香玉主演的《断桥》光碟,记下了这个故事。

我陪她先来至桥的东北角“断桥残雪”石碑前,向西南望过去正可看全断桥的侧貌。我对她说:“《白蛇传》是个民间传说,戏剧家们又做了艺术加工。”然后,我指着桥顶,“这座桥是因为冬天大雪过后天转晴,桥的面积积雪融化,而阴面残雪仍存,从高处俯看时,桥便似断非断,所以人们称之为断桥。”

往事

又见断桥

李智信

说完,我特地提高了声音:“娘,别听戏里的,其实这断桥从来就没有断过!”母亲脸上现出笑容,说:“这出戏可感人,每回看都叫人同情。不管真假,我要在这里照张相。”我本不想让母亲于此地留影,但看她高兴,便打开了相机。

接着,母亲上桥,也许是心情使然,竟不让父亲和我搀了。她一步一步攀至桥顶,又来回走动,不停眺望四方的景色,其惊喜、赞赏的表情挂满脸庞。父亲陪着她,两人一会手指远处,一会相互交谈。看到久病的母亲今天这般高兴,我不由为这趟行程的安排而庆幸。

母亲罹患不治之症已5个年头,初开始手术后,她依然不顾休息,洗衣做饭,照顾父亲与弟弟的两个孩子。父亲担任中心校业务主任,比较繁忙;两个孩子读书需按时吃饭睡觉,母亲几乎事无巨细,皆要费心操劳。可她毕竟是有病的躯体,尽管其间不断地看医用药,5年后终于还是癌细胞扩散,无情地吞噬她余下的生命。

踱步良久,母亲才走下桥来。我欲扶她到湖边水榭小憩,母亲说要向前走,显然她被西湖美景熏染得兴奋了。我不由又后悔陪她来晚了,应该早些伴她到江南,享受此番人间天堂的佳景。

“最爱湖东行不足,绿杨阴里白沙堤”,走白堤如在画中游。尽管有西泠印社、孤山这些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景点,

但考虑母亲的身体,我建议她不必进去参观,只站在门口向她作一简略介绍。母亲听得很认真,好似懂了,不时点头;又好似不太懂,但很满足地对我微笑。

为让母亲多看一些西湖风光,也让她节省些体力,我们租了一条船,扶她上去。西湖水清多娇娘,撑船的是位30多岁的船娘,圆圆的脸庞,只是风吹日晒,肤色没有那么白净,倒也显得健康。船娘口齿伶俐,边撑船边兼起导游来,用那吴侬软语的普通话,讲解着西湖的风景名胜。

船入水不远,即视野豁然大开,西湖三面环山、一面向水的轮廓扑进眼底。船娘对我母亲说:“娘娘你看,这西湖岸树外面有山,楼上面有楼,所以人讲‘山外青山楼外楼’,很美的!”母亲初听这陌生而亲切的称谓新奇又高兴,说:“真是嘞。”夸船娘在这里上班有福气!船娘笑了起来:“天天这样,也就没意思了。”

我一方面因船娘不停为母亲介绍而高兴,另一方面又觉她还要多学些西湖知识。“山外青山楼外楼”其实是宋代诗人林升看到南宋朝廷只求偏安杭州,不思北进中原,气愤而作的七绝《题临安邸》中的句子,“山外青山楼外楼,西湖歌舞几时休?暖风熏得游人醉,直把杭州作汴州。”作者并不是在抒发赞美之意,恰恰心情相反。

行至阮公墩,船娘介绍岛上风景很好,我们便下船登岛,慢慢游赏。这座岛

是清朝嘉庆年间浙江巡抚阮元组织疏浚西湖时,由淤泥堆积而成,故名。小岛仅约6000平方米,是西湖三岛(其他两岛为三潭印月、湖心亭)中面积最小的,但岛上通过园林工人的营建,亭轩堂阁,小巧玲珑,古朴典雅,漫步其中,引人入胜。

我们环岛而行,四方眺望,只见偌大西湖水阔天碧,孤山、三潭、苏堤、湖心亭,还有高耸的雷峰塔、保俶塔等,或远或近,均依稀在目,美不胜收。

母亲虽然游兴甚浓,但显然走得累了,我们便坐在亭内休息,并吃些带的点心。湖水吻岸,鸟鸣于林。母亲望着涟漪浅漾的水面,没有说话,或许缺少气力,或许要静享这难得一见的景致。

突然,母亲问我:“白蛇娘娘不是被压到塔底下了吗?”看来她还在想《白蛇传》的故事。我回答:“是的。”然后指着远处雷峰塔说:“就在那座塔下。”这次我没有再讲那是传说。

母亲向塔望去,脸上浮现好奇与向往的目光。

可我知道她的身体已不允许再登高上塔了,便说:“塔是刚刚复建起来的,没啥可看的。”劝她回去休息,母亲也没说一定要去。

离船上岸,我们仍乘车返沪,接着回到中原家乡。

此后不久,母亲便卧床不起,直至离开了人世。

我结束小住返程前一天,朋友王先生来送行,说要陪我再逛一次西湖,问想去哪儿?我脱口而出:“雷峰塔。”脑海中忽然闪现母亲那次“好奇与向往的目光”。

临塔而立,旧塔遗迹尚存。这时我倒真的希望塔下住着那位白娘子了,而且会有这么一天:母亲在地下能够与白娘子相遇……



矗立在雀儿山隧道口的“十八军将士精神永存”雕塑。 成建 摄

隧道口的风景

袁正建

汽车继续行驶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境内,不知不觉中穿过一条长长的隧道——雀儿山隧道,我和威海亮、许进海三人下车,回首来路,才知道这个雀儿山隧道全长7079米。川藏公路穿山而过,隧道口高耸的纪念碑和大型雕塑、红色文化墙等,诉说着几十年前修建川藏公路的感人故事。

雀儿山主峰海拔6168米,每年有长达8个月的时间被积雪覆盖,山高路险、高寒缺氧,被称作“川藏第一险”。司机们常说:“翻越雀儿山,犹过鬼门关。”从1995年到2003年的8年间,雀儿山40多公里路段,平均每年发生交通事故370余宗,死亡六七十人。当年,一位经常在此线跑车的货车司机说:“每个冬天,都能看到有车掉落在悬崖,或翻在路边。”

雀儿山海拔高,一年四季寒风凛冽。过往乘客经过此处,大多会出现眼花耳鸣、头痛胸闷、心慌气短等高原反应,因冰雪造成人员缺氧致死情况时有发生。为改善雀儿山公路的交通条件,2012年6月,雀儿山隧道作为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开工建设。2017年,全球海拔最高的超长公路隧道——雀儿山隧道建成通车。原来需要驾驶两个多小时危险山路才能翻越的雀儿山,现在只需要在安全的隧道里行驶约十分钟。隧道开通,让“翻越雀儿山,犹过鬼门关”成为历史。

我们在隧道口看到,一座白色的纪念碑高耸入云,碑顶设计为藏族建筑风格,鲜艳的红五角星镶嵌中间,竖着排列的“川藏公路十八军英雄纪念碑”12个大字庄严肃穆。登上九层台阶,可以看到精致的双白玉护栏和红色的岩石底座。蓝天白云之下,连绵的雪山成为背景。我在选择摄影角度的时候,故意让纪念碑高出山顶三分之一。

隧道口右侧的第一座雕塑上,用汉藏两种字体写着铜黄色的九个大字——“十八军将士精神永存”。雕塑出来的山顶之上,身材消瘦而表情坚毅的三位将士正在施工现场。他们扎着腰带,束着绑腿,左边的一位左手扶着铁锹,右手指着前方,他身边军官模样的人左手拿着钢钎,正顺着手指的方向向前观望。右边的战士弓着马步,把铁锤举过头顶。半山腰里,有一匹运输货物上山的骏马,马身边的战士手扶货物,一副登山姿态。

第二座为浮雕,主题为“峥嵘岁月”。一座不规则的山体前,五位将士正在修路现场施工。中间这位头戴布帽,身穿背心,一手握钢钎,一手用毛巾擦额头的汗。他身后的左侧,两位英雄正背靠山体,用钢钎撬动石头;右侧,一位英雄双手挥舞着钢钎,赤着臂膀,肋骨清晰可见。他的同伴正双手扶着钢钎,在那里支着架子,等待让钢钎穿过岩石。两组雕塑栩栩如生,展示了修建川藏公路的艰难场景。我们站在雕塑前,一方面被十八军英雄的修路故事深深吸引,一方面为雕塑艺术家惟妙惟肖的精美设计而感叹!

十八军修建川藏公路的故事有多感人?用“感天地、泣鬼神”来形容实不为过。我知道一位因修建雀儿山隧道而牺牲的十八军战士张福林的故事。

张福林(1931—1951),河南省扶沟县人。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,为十八军159团3连六〇炮班班长,参加过太原、秦岭、成都等战役,在川西剿匪中曾荣立三等功。1951年,张福林任修建川藏公路雀儿山隧道爆破班班长。他刻苦钻研爆破技术,是全连有名的“大炮手”。施工正值值寒冬,高山上空气稀薄,张福林经常感到头昏眼花,不时呕吐。部队领导要送他下山养病,他坚决不肯。1951年12月10日,施工队伍正在吃午饭,张福林发现三排装炸药的炮眼没打好,他连饭都没吃,立即帮助三排纠正。谁知,这里头天放炮,岩石震松了,一块两立方米的石头突然坠落下来,砸中张福林。当同志们赶到现场把石头掀开时,张福林已昏迷过去。苏醒过来后,他吃力地对指导员说:“我不能为党工作了,衣袋里还有一些钱,请你代我向最后一次党费吧!”医生要给他注射强心针,他竭力用双手推开,哽咽着说:“不要!替国家节约了吧,我不行了!”排里同志要抬他下山,他怕耽误施工又拒绝了。1个小时后,年仅20岁的张福林停止了呼吸……1952年,西藏军区追认张福林为模范共产党员、一等功臣,并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“张福林班”。在雀儿山西坡川藏公路北线8995公里处是张福林的陵墓,上面镌刻着“英雄永远活在人们心中”的碑文。

公路左侧的几座建筑前,一面红色的旗帜上,标记着“川藏公路十八军红色教育基地”的字样。我不知道从这里路过的人是否会为十八军将士们致以崇高的敬礼,或洒下感动的眼泪。我和威海亮、许进海默默地向英雄们致敬,肃立,谁都没有说话。心想,我们今天能顺利从这儿通过,该有多少人于此作出英勇牺牲啊!

(下期请看《其美多吉雪线邮路》)

时光

家乡的豆腐汤

王立俊

在我们老家,豆腐汤也叫酸辣汤,在胡辣汤和品牌连锁餐饮的八宝粥攻城略地占领早餐市场的今天,家乡的豆腐汤在我们当地的早餐汤类中依然占有一席之地,无法撼动。

豆腐汤可以说是家乡人每天早上会喝的一款常见汤,用料寻常,做法传统,酸酸的口感,配上嫩嫩的豆腐片,再撒上点香菜,食欲大开,此汤还能健胃、暖身、驱寒、去宿酒。

做豆腐汤是件辛苦活,要凌晨两三点钟起床,先烧一锅水,同时开始洗面筋。做豆腐汤的核心是洗面筋,好的面筋是豆腐汤的灵魂,用本地强筋小麦粉和成面团,醒发半个小时,加水,手工反复揉洗,把洗好的面筋摊开放入锅中,用擀面杖顺时针搅开,把面筋水作为芡汁加入,再放入豆腐、海带丝,加上足量的白胡椒粉。豆腐要用传统老豆腐,切成薄片,面筋絮、豆腐片、海带丝在锅中上下飞舞,香气随之四溢开来。

做好的豆腐汤晶莹剔透,不稀不稠,面筋絮、豆腐片、海带丝在汤中不沉、不浮,皆悬在汤中,撒上香菜,淋上小磨香油、本地柿子醋,不香不腻,不寡不淡,常中求真,平中见奇,如诗如画,如叙如诉。

豆腐汤多藏于寻常巷陌,一锅,两三小矮桌,五六个马扎,食客不约而至,多为熟人和附近乡邻,为喝汤,也为闲聊。

喝豆腐汤的标配是焦油条和牛肉水煎包,焦油条泡在豆腐汤中,汤可解油条之腻,油条可增豆腐汤之浓香,互为中和,相得益彰。

无论是盛夏或是寒冬,豆腐汤都要趁热喝,喝汤无需勺,拇指抠碗沿,四指托碗底,边转动汤碗,边吸溜喝下,保证每口汤都是热的。最好是在初冬的清晨,朔风乍起,微雪初飘,带着一两点隔夜酒的宿醉,来上一碗豆腐汤,酒气便退了八分,舒口贴心,通体清爽,就如听一段刘忠河的《打金枝》,坠胡拉奏的“大起板”,唢呐曲中的“云里游”……



故道情

韩丰 摄

百态

同学会拾零

若谷

一晃,三四十年的时间过去了。某地的一个同学会,在时光的流逝中走向寿终正寝。其间,发生的一些微不足道的事儿,仿佛为人生如戏做了个别样的注脚。莫非他从人同蒸发了?一个知情者透露条信息:“前天,看见孙君逛超市哩。”啊?!众人似有所悟。

这是个小范围的聚餐,由李君做东。雅间里座无虚席。女同学周君忽地亮了嗓子,似笑非笑地指着紧挨她坐的陌生女士说道:“李君,我给你介绍个朋友,她叫吴霞,儿女成家另过,老伴去世好几年了,她成天感到寂寞得慌,你俩交个朋友吧。”瞅瞅李君,一脸尴尬。

老同学个个瞪起了眼睛,好像在质问:“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拉皮条?”

某日,郑君脚下生风,踩着点准时来到一家酒店。他轻轻敲开201室雅间的门,却迎来老同学王君的嘲弄声:“看看这就11点半了,大家等你多时了。”说着还特意指了指左腕上戴的手表。

郑君不卑不亢地说:“你不是打电话让我11点半到吗?我是准时啊!”那位王君顿时哑口无言,脸上木然的。

茶淡知真味

张锦凯

冬天,有一种茶叫围炉。一杯清茶待知音,围炉煮茶不知温暖了寒冬里多少推心置腹的彻夜长谈,用怡人的茶水泡一段美好的时光。淡淡的茶香,可以氤氲点点记忆,可以释怀一段情愁,也可以冲淡一身浮华。

茶淡心静,饮一杯清茶,让自己放松,让时光放慢,无关风月,不争名利。一杯茶里的幸福,不讲究喝茶的环境,只追求心的安宁,便可淡然饮若于市井。去一嘈杂的集市,在人来人往间经常看到一位卖杂货的老者,坐在一把陈旧的竹椅上,笑着看人间百态,只因手中一杯茶,慢品,却能独享其中之静。将茶的气质带入日常的生活工作中,即便心中有再多的繁杂琐事,也能坦然处之,平静如斯,在平淡如水的日子里活出好滋味。

一杯茶,还原一个春天。茶是有生命力的。茶是活的,需要灵性,水乃茶之魂。好茶配好水,煮茶之水必是集天地精华的花露、细雪、甘井、灵泉,其泡出的茶:色活、香活、味活,一片片茶叶鲜活得如同枝头再生。《红楼梦》中,妙玉是真爱茶,就是不知道用存放了五年的“梅花雪水”煮出来的茶是什么味道?或许,这只是妙玉对茶的一种文化和精神的“品味”吧,可意会不可言传,不过不用管何种水,总算把一杯茶唤醒了。几盏茶要真想鲜活在杯中,可以等你很多茶,但不焦躁,也不抱怨,甚至都没有期待,然而一旦茶遇水,

那就是一场山水相逢的梦。沸水冲入的瞬间,茶叶在杯中上下翻滚、沉浮,舒展自己的身姿,释放出多少的清香,还原自己的本真。没有人在意是高雅的“品茗”还是通俗的“喝茶”,只在那那一杯茶,淡而鲜活,生活的真味最抚人心。

记得我实习期间,上班前总是先替师傅沏一杯热茶。在袅袅的茶香中,师傅一边慢慢地品茶,一边将工作经验、常识、细节娓娓道来,这样的场景每次想起都是一阵温暖。虽然人走茶凉是形容世态炎凉、人情淡漠,但更多的时候还是茶温暖人心。“快来喝杯热茶!”这样一句招呼,就算不喝,心也是暖的。冬日,“寒夜客来茶当酒,竹炉汤沸火初红”,为客人端上一杯热茶,泡的是茶,奉的是敬,手暖心更暖。在一些公共场所和服务窗口,给人们准备了免费的茶水,萍水相逢,一杯热茶虽微不足道,却给匆匆的过客送去一份温暖。淡淡的茶香从那就承载着中国人的待客之道:礼承人情,茶暖人心。

有人说,生活是越简单越幸福,一杯淡茶,一本好书,一个知己,足矣。人生境界到达一定高度,都会归于“淡”,老子的“道之出口,淡乎其无味”,诸葛亮的“非淡泊无以明志”,苏东坡的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……淡,是茶的至美境界,也是人生繁华落尽后的归宿。心素如简,人淡如茶,茶淡知真味,让平凡的日子平平淡淡才是真。